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東萊 呂 祖謙 編

上繫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程氏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

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作方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八方之氣相推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一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首故人易從易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就合則而以入大成事業可以為大聖賢德業以人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乎中也○又遺書曰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又曰命之曰易便是理一无此七字只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日著齊物到頭爭○又曰[illegible]乾知大始是成德處○張氏曰先分天地之位[illegible]方見易故其事則莫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戶也[illegible]為高以下為基亦是人[illegible]然後見高也○又曰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以形○又曰靜專動直不[illegible]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差制於物也然則乾為剛果斷然不疑矣○又曰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動地方則須安靜○又曰[illegible]然後知變化之驗○又曰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

有所從此順而已亦不可謂天无意陽之意健不爾何以發散和一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少不順即有變矣有變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以措辭者已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天爲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法也則是效也效著則是成形成形則地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行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又曰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自鼻息相摩以盪於腹中物既銷鑠氣復升騰。又曰天地雖一物理須從此分別太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若蓋莫知乾成物者語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器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斯形不謂之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爲而爲故其成也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至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若可以久德推行而可大若其德體也大凡人語道理之於道遠不已竟亦何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德業措諸事業而言易簡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得人道理自當爾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參天地。又曰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能於形器能成物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之爲物豢之則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爲其難則推其平易則易知易從一作信則人從信爲以其可從信人斯委任故易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難有近言易有近言小

有言大无乎不在。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剛乃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又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人況可謂之聖人乎。又曰簡易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經正則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又曰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也。呂氏曰知與能聖人皆有所本盡知盡其大而不盡其細盡其可及而不盡於所不可及者不窮其爲盡也坦然可見者本也本非健不立故君子體乾以易知順而可行者理也理非順不可故君子體坤以簡能爾如簡冊之簡則順而有理所知者以天下之大本雖有不知不足滅也所能者順天下之衆理雖有不能未足咎也其知其能皆天地之簡易而已易則易知道亦不遠故曰有親親近也簡則其功易成所成近道則可以進德而不息所能有功則可以廣業而不廢一作發。劉氏語解曰敬義立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能成已又能成物成已德也成物業也君子以其簡易故不孤君子之德業以其易知易從故必有鄰有鄰有親之謂。楊氏易藁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也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其動爲乾動爲坤邪闔乎天地則乾坤定矣故乾爲君爲父以天尊故也坤爲臣爲子爲妻以地卑故也六爻自初而至於上則卑高陳矣五爲君二爲臣居則貴賤位矣乾剛坤柔以其動靜有常也主變動不拘則剛柔不足以斷乾坤矣乾道成男自坎而至於震東北方也坤道成女自巽而至於兌西南方也此方以類聚也則凡麗乎陰

陽若无物不然矣八卦對東物之情而不相通則物以群分也以其以言推其所未言者則以則不然矣有聚有分則同異以構而吉以之所出生也○又曰所以化者其神之所為無象無形則神之所為隱矣此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理之不得已焉者有無相摩相盪而不行所熾絪縕組而然也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蓋變化之見而形象之兌也乾始於萬物莫之為而為之也以易能之而已坤代終於作之也以其簡能之故成物而已○又曰无勝敵之行則易知而有親事有其要則易從而有功是无數為同又无功為同大同而已則其至也故為賢人之德業知此則乾坤之於人无一致也○又曰行其所无事不亦易知一以貫之不亦簡乎於是而曰无全牛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矣○又語錄曰般紀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書當備易簡則而天下之理得天行其所无事不亦易中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无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言語直有難理會處今人註解只是亂說○又曰問乾坤則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說乾坤何也曰乾坤直言其健順自識破本根須是[illegible]體同名異自然意義燦然○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于[illegible]天地之位定則乾坤勢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又曰問天地即[illegible]清重濁之氣休降不否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貝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是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變萬變各自東蹊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其所以變化動故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

焉因而爲皆解此義云无象无形則神之妙爲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陸氏中庸解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尊地卑理也陳與位以曰聖人然後能之此致中和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則萬物育矣見賢遍反窮未句反爲僞寘反大音泰易以豉反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程氏曰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以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張氏曰

吉凶者失得之名也變化者進退之名也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
○又曰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悔吝由闕不足而生亦兩
而已○又曰變化作進退之象剛柔若進退之動也變以驗之於變化之
者故從進退之理為剛柔變化之象為易六爻書利而動所以順法
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序備
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以指其自然之分也所值當文之
君子安分也○又曰玩者比而讀則循環所以可樂○又曰君
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楊氏曰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總言
易之為書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總言之變動也吉凶者失得之
報也失得之理微吉凶之道著觀乎吉凶則失得可知矣憂虞者諸
心悔吝則見於事觀乎悔吝之迹則憂虞可知矣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
四時行焉百物化焉變化之迹也則進退可知矣一氣不頓進一氣形
不頓虧則消息盈虛之理見矣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此一氣之
往來相為屈伸也而剛柔之用著矣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一故神
无方而易无體聖人所以體神易者以其通晝夜而知也知剛柔一
氣之往來則晝夜之道可知矣推此則死生之說皆可默識也吉凶
悔吝剛柔變化所以前義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六爻之動而
吉凶悔吝生焉聖人所以明此蓋三才之中而已故曰三極之道也
易之序卦是也觀象玩辭故能明吉凶之變觀變玩占故能識時措
之宜所以盡三才之道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語解曰易曰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若玩其占則不恒其德知或承之羞必矣其為不

恬也蓋亦不占而已矣[illegible]音古[illegible]音若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程氏曰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得失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无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値於辭可見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濟潛而得无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又易傳曰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一云无咎者善補過者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悔不如是則有咎矣○張氏曰彖謂一卦之質○又曰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以齊者各指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又曰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又曰悔吝吉凶之萌惟介于石者能見幾而作○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静知所動之幾微也幾者動之微處静則知幾○又曰凡言无咎者以求其始皆有悔吝能以此有咎而免者皆震之補也○楊氏曰彖者總言一卦之象若坤言牝馬之類是也六爻變動不可爲典要故曰言乎其變也吉凶若大得之若

有失乃有得无失則无得矣故曰言乎其得失悔吝无大咎也言乎小疵而已无咎者本有咎也以其善補過故无咎卑高以陳而後貴賤位則高者貴卑者賤矣然而蓋有貴而无位者則列貴賤者固存乎位也陽大而陰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陽爲之主雖小大不齊而剛柔得位爲一卦之主則均矣齊小大所以存乎卦也觀象繫辭所以明吉凶則辨吉凶所以存乎辭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也古者貧有介則介者如萬物之時也震之而後動則震若動之辨也故憂悔吝者當在交物之初而善補過若當悔於將動之際過此則无及矣泰之時拔茅以彙征則其辭易矣睽之時見惡人无咎過在于指此捐易辭也而各指其所之則君子所以處之者皆當其可矣。**尹氏語錄曰**祁寬讀繫辭至憂悔吝者存乎介因書以銘坐于右先生曰汝謂介何也寬曰至纖至細處也先生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諸儒之説異同吾謂介者謂細微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毫毛无動其心也**爻**尸交反**疵**才斯切**險易**以豉反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

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周氏通書曰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程氏曰**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為綸治綸為綸次綸徧理也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似謂同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

故无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有守固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樣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不遺失通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者德之本陰所以見不測之妙无有方所[illegible]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illegible]而成變化循環[illegible]成之者[illegible]謂陰陽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illegible]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又遺書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illegible]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斂一能逆理求○又曰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所死生之說如是而已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反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又有春死生若其與是類也○又曰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既有情狀必有鬼神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爾又問既有祭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才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只於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與妖曰只妖亦无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爾豈知適然○又曰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无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

游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堅者腐存者亡更无物也鬼
神只是說領貲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无恐懼
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又
曰鬼謂精魂其死也歸乎天散之意。又曰樂天知命通上下之
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
无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
大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又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又曰範
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
豈有遺哉。又曰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无窮但以人目力所及
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
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是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
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
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識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
卒以有窒礙處有人言无四衙便使无四衙亦須是有个无陰陽處便
无日月。又曰晝夜死生之道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知事人之道
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曰冬寒夏暑陰
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體若如或者曰立一天
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
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
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
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
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又曰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

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
底意思亨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成甚性須得○**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无可說所以
陰陽是道曰氣則便是二**一作有二**言開闔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
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无先
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
明日有影有便齊有○**又曰**離了陰陽便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
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又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又曰**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日
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義理亦不剩亦不欠只是人
看它不見○**又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
得名目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
非善也不可謂之惡○**張氏正蒙曰**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
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又曰**安上不懷居也有
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又曰**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為
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
彌綸綴緝之義綸者往來經緯之義○**又曰**易之為書與天地準易
即天道獨入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
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為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
也因爻有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戒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

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又曰天
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則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
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而不見者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
彼異學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乎幽所見一邊爾○又
曰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
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
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又曰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
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
明之故○又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則實
際則以人生為幻妄幻妄以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
有遺而不存就而人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
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
遺不流不過者也故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殊歸道一
而已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我非是故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
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
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鬼神知聖人彼直欲太
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則雖欲免晝夜陰陽之累
末由也已已且不見又烏能更識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
實際彼徒能請之而已未始真解也○又文集曰精氣為物游魂為
變精氣者自无而有游魂者自有而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
无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顯而為物自有而无故隱而為變顯而為
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為變者鬼之狀也大意不越有无而已物雖是

實未自虛故謂之神及其用則感未緣實得故謂之用此與下所謂神亦形而有用用有形而无用亦但合所見如此後來頭極推闡亦不出此○又語錄論鬼神之說言易所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其生反於終而知死以矣此夫子以答季路之問而不隱也然不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无累也以其兼體也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而異名爾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大虛者氣之所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而无窮故神之應也无窮其散无數故神之應也无數雖无窮其實湛然雖无數其實一而已陰陽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之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輪廻所以未失其歸也○又曰所謂山川門霤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為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如何試求之使无疑然後可以拒神淫之說辨亡者之歸學所以資成其論若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爾○又曰氣之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謂魂聚成而不散者為鬼○又易說曰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又曰未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如此則或得於此而失於彼也○又曰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而生不

无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必也為之經營不可以有憂付之无憂○又曰安土樂其所自生不得其生非忠厚之道也○又曰旁行而不流圍神不倚也○又曰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又曰繫辭言易大槩是語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體之類則是天易也○又曰神與易雖是一事方與體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體然則易近於化○正蒙曰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无意我固必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又曰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矜彌當以道不問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却則自信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其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此而不已者善也善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矣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矣謂之知是謂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必仁知會合乃為聖人也所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夷惠所以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以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又曰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知各以成性猶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又曰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

□出既弄□也□□則見其人以成故今繼善而所以成之者性也神
不□使所於爲一□化不可別長順焉可以行詭明否以善之名也
知微知彰不介□□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又曰聞見不足爲
已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見本性始爲已有苟
未見性偏滯於形分二者認知遂欲而不費力何爲不勉勉○又曰
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呂氏曰成之者性指吾分而言皆有
不相似者乎凡動物不不有是明由蔽固之開塞故有人獸之別由
蔽固之厚薄故有賢愚之別寒者牢不可開厚者開而蔽之也難薄
者開之也易開者達於天道与聖人一○又曰天地合德日月合明
然後无方体无方体然後能无我○又曰樂天隨所遇而安不累於
物也○又曰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窮其神又不能知夫化矣○游氏曰孔
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者是也有以人所
見若言之者性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探其本也其所
曰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姑據
人所見而語之也是以當時李者不能无疑蓋道之在天地則播行
於四時百物生焉无非善也无惡也故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
作入息渴飲而飢食无非性也无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
誠則天地万物之理得而道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謝氏語
録曰理上如何安排得一箇字与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楊氏易稾曰与天地準言易之爲書也準言其當也天

地之所有者易皆有之故能弥綸天地之道弥綸盖條理也夫文理
者象器是也幽明本无二致也者而為象器乃其見形者故仰觀俯
察而幽明之故乃知也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反終而知其所以死
矣精氣聚而為物游魂散而為變人与鬼神一也原精氣之為物則
誠之不可掩者可以默喻矣此孔子所以直子路之問而不隱也先
王之礼知生而致死之以尽仁知死而致生之以尽仁節文度数本
末備奉非知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烏足以識之哉○又曰天地与
聖人无二道也列而為三則相似而已惟相似故先後大而不違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不足以済天下則過矣道不足以済天下則知亦
有不周者若佛老之徒則過之者也旁行而不流若納約自牖遇主
于巷之類是也然心之所為而各當於道則不流矣莫之為而為者
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知其莫之為而樂之莫之致而安之則事
変之來猶風雨寒暑之序夫何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
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隨所遇而安之則无累於物
矣又能敦乎仁則天下无一物之非我也尚何不愛之有○又曰目
視无全牛而後能樂天樂天則循理而已尽心知性而後能知命知
命則事天而已夫何憂之有安土敦乎仁則天下无一物之非仁也
何不愛之有○又曰合内外而体万物則无適而不安於无物而不
愛矣○又曰致中和所以範圍之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
育焉日月往來而成昏明昏明積而為晝夜晝夜之道非昏明所能
閉也通乎晝夜盖无物不然而百姓由之不知介知之者其惟聖人
乎此神无方而易无体即此而已○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陰陽亦形而下者而亦謂之道通上下言之也夫通天下

一氣亦孰能出不由户乎則所謂道者即此而已自道而出无非道

也故乾之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孟子曰仁者天之尊爵盖辭之別

四而性則成之者也說卦曰成言乎艮又曰終始万物者莫盛乎艮

則成者終始之辭也性成之則四者之名泯矣仁者而謂之仁知者

而謂之知皆見此而已百姓則未嘗見也故由之而不知君子之道

所以鮮也○又語解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人鬼死生皆源源自

見初无二致也故問事鬼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子路之

問而不隱也蓋聖人之言近矣探索之則賾隱存焉○又文集曰且

佛之言吾之道足以斷輪廻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

為足懼若有求免之果又為道那其言信然耶夫古之大学之道必

先明夫德知夫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

詳言於易不必詢邪說而外求也○又曰天地之間一氣而万形一

息而成古今睦觀之十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无

恤一矣○又庭聞稟錄曰横渠謂性未成則善惡混是揚子說也夫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有外也然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是雖在我猶須其善反而已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其所為不

善乃其不善反亦成之者性豈善惡初有混耶○又曰性非有二也

善惡混則性終不能一矣雖曰脩其善則為善人而性之所有烏乎

去之是所謂惡者果不能離也盖性之有不善全其質則所惡者惟

乎其不可入矣故曰成之者性彼為不善者物誘於外而在已者措

亡之亦非有混於性也横渠謂性未成則善惡混疊疊而繼善斷為

善矣惡尺去則善因以存故合曰善而曰成之者性藏矣○【又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斯於穆不已純亦不已之意皆在其中矣繼之者善
无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尹氏曰】精氣爲物游魂爲変是死生之
意三曰然是知鬼神之情狀只是説游魂一句○【又曰】百姓日用而
不知何以上与知上与能天下同体亦天地之有陰陽晝夜人之有死生
進退知此則与天地同功○胡氏知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
有二自三而无窮矣老氏謂一生二二生三非知太極之蘊者也○
【又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陰一陽此太極之所以爲道也始
万物而生若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万古不変故孔子曰成之者性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何也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
以繼孟子所謂可欲者也【綸】音倫【知】音智【樂】音洛【鮮】悉淺反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程氏曰】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変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与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之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生生相續変易而不過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体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変

不窮事事也也。天下之物不斷乎陰陽所則盡之如其獨不側其為剛柔動靜也。○

又遺書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

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仍天理而從萬物何之，此所以有憂患。○

又曰：鼓動萬物，聖人之神化則不可名。○

又曰：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患。天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也。○

又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一无神字】要思而得之。○

又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謂它物不與有也。○

又曰：生生之謂易，生之用則神也。○

又曰：天地陰陽其動為下，其相有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便有二，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而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生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使有萬般安排，也須是有息時。只為无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无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又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張氏曰：非神不能顯諸仁，不知不能藏諸用。○

又曰：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爾，此其為能弘道也。○

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人不可以

也无心之妙非有仁所及也。又曰天不能生善人正以天無意也歟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來論其治亂殊不知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數有小數故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又曰繫之爲言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豈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哉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天人之道人不可以混天哉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大德之至也與天同憂樂垂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爾。又曰神則不亟无復迴易哉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可以无誥聖人則豈志思慮憂患所以然也則何用聖人天地自足矣。又曰聖人所以有憂若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地盡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又曰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故久无疆之道與富有者大而无外也日新者久而无窮也顯其聚隱其散。又曰顯且隱幽明所以有夫象散且聚推盪所以妙乎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疑滯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性日新是謂盛德又曰生生猶言進進也。又曰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又曰能通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也。揚氏易蒙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其生也殺也成其自取天地不能加毫末於其間也尚何與聖人同憂哉盡聖人者與人繫也其憂樂以天下則與天地異矣仁與用天地之德業也其盛大孰加焉故曰至矣哉以其富有則謂之大業以其日新則爲之盛

德至於不測之神皆若是而已矣物也非所謂物則凡散殊不者皆冷冷自見矣○尹氏語錄曰先生見王信伯六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无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程氏曰易道廣大推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一也直直易也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又遺書曰乾陽也（一有物字）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录（不翕一作聚）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張氏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呂氏曰陽之爲德其動也直寒暑之變隨吾進退而已故自

行一周而歲成陰之為物從陽者也陽之所至陰亦至焉故日行一次而月一會所以化育萬物而不已者也日行緩无所因也月行速急於從陽也。楊氏易傳曰乾坤易之緼也而廣大生焉故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无外故不禦以言乎邇則非求諸外也取諸身而已反而隱之於吾心則所謂静正者可以默識矣乾君道也故其静也專專則故能直直猶所謂方正於天下也故大生焉大則无外坤承順乎乾者也故其静也翕受乾之施也故其動也闢受而施生也故廣生焉廣則有方也周官大司徒周知廣輪之數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則廣方也蓋地不滿東南故坤之象曰地勢坤言順而下也此廣大之辨也自廣大至易簡皆乾坤之德也乾坤之廣大不可得而見也故就天地言之觀乎天地則乾坤之廣大可知矣夫一闢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乾坤之闔闢往來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四時言之觀乎四時則乾坤之變通可知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坤順乾而施生月遡日而生明其義一也觀乎日月則乾坤之為陰陽可知矣廣大其體也變通其用也陰陽其道也雖變動不居其所以示人則易簡而已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則至德者中庸之德也其變不常亦曰時中而已故觀乎至德則乾坤之易簡亦從可知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楊氏曰

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成之者性也**人之存存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又讀書曰**只法效近攷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乎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人物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烏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不已○**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只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又曰**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神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無方也○**又曰**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張氏曰**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又曰**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設位而易行○**又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為德以禮為業也故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所以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此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以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礼成性則道義自此出也道義之門蓋由仁義行也○**又曰**聖人亦以知礼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也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乎其中知則務崇礼則惟欲乎卑成性須是知礼存存則是長存知礼亦如天地設位○**又曰**何以致不息成性則

不息誠成也誠爲能成性也如仁人孝子所以成其身柳下惠不息
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亦得爲聖人也然清和
猶是性之一端不得全正不若知禮以成性成性即道義從此出○
又曰知極其高故效天禮著實處故效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既爲乎
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知禮以成性成性
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又曰斈者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自勉尓
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向卤則自信自明
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其能相繼而不已若道之善也至於
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已見易與天地準章○呂氏中庸解曰知崇禮卑至于成性則道義
易從此出矣○楊氏中庸解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无禮以範
圍之則蕩而无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体
道而節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若禮其是乎
夫禮天之所秩也先王之理述天理而已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
以爲僞或以爲賤事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禮
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拘於儀章器數之末
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又語解曰易曰知崇禮
卑蓋知足矣知性知天故崇禮可復而行故卑崇卑其猶天地設位
乎天卑地卑而乾坤定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其義一也○謝氏語解
曰禮理也知之則爲知知崇天也復之以爲禮禮卑地也○尹先生
曰因說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久之曰如此論時且須說天地若
所[illegible]處只是說大更不說地○又曰如易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

之道即曰剛柔立人之道即曰仁與義才到柔與剛即大段有形象。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易者人也知音智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程氏曰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積深遠也而以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无窮也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亂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之時義擬議而言之也為卦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又朱氏曰至議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張氏丹山象曰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所辭說辭窮理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愈非難使君子所取之為貴。又曰凡一言動是非可否隨之而生所以君子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敢求是而已此皆言爻象

之許所以成変化之道擬議以教之也凡有一迹出便有无限人義
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
言動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又曰〕時措之
宜便是礼礼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礼之礼非義之義但非時
中皆是也非礼之礼非義之義又不可以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
思守礼以爲非礼又如御礼以小功不稅〔他外反〕日月已過乃聞喪
而服曰稅使曾子制礼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
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礼此則貞義理也行甚
典礼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也礼亦有不須變化者如天叙天
秩如何可変。〔楊氏曰〕天下之賾至隱也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
後見是故謂之象形容者乾爲圜坤爲大輿之類是也物宜若乾
爲龍坤爲牝馬之類是也非聖人有以見之其孰能擬象乎天下之
動不居也而其會有元其通不窮觀其會通而後不失乎時中之義
可以行典礼矣蓋礼以時爲大故也是故謂之爻爻者陰陽之六爻也
非聖人有以見之其孰能辭而斷其吉凶乎象言卒之時可以盈
礼也故用大牲吉先王觀會通而行其典礼則其盈殺皆順天命也
故孟子曰礼之於賓主命也象言載鬼一車之類近乎恢詭譎怪疑
若可惡矣而聖人之意於是尽焉故不可惡也六爻之動其変无常
疑若可亂矣而聖人因之以行典礼故不可亂也擬象而後言議爻
而後動則言動斯與天地同流矣其成変化也何有〔鶴〕仕革反〔靡〕丁
亂反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中孚九二。程氏易傳曰鶴鳴于幽隱之中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爲能識之。楊氏語錄曰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同此語亦害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爾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和胡卧反見賢遍反靡亡彼反行下孟反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程氏易傳曰九五同於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自

以義直理勝横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
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欲用大師克勝
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反不取
人君同人之義盡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
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耶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
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爲吝况人君乎五既
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
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
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
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張氏曰君子自內自
信子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與人獲同則其志决然利可斷金
○又曰惟仁言能聽不言也不欲爲害則已苟欲爲善惟恐人之不
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因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爲
利也如金鐵之可斷。又曰義理必至於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
其同也已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如斷金。湯氏曰君子之
李求仁而已伯夷之淸伊尹之任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
趨同趨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惟相生千里相望異世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同歸於仁而止
胡氏曰均是人也有一人而生養千万人者有千万人而生養於一。
人若大易天火之卦六二中正之人也九五亦中正之人也一人而
同於一人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言五失君義不同於天下

若是一人若所欲以上畜天下同天下之本也故同人同人之吉其貞矣如堯舜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益以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公仲尼之於顏回先主之於武侯是也雖然一求者也後有私昵之蔽【蔽】必袂反【昵】尼質反【斷】丁亂反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大過】。【程氏易傳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措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又曰】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錯】七故反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謙九三】。【程氏易傳曰】能勞謙之君子萬

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爲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爲保其位而爲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也哉亦言有令名者爲善之效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乾上九。程氏易傳曰无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之輔助則有悔也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節初九。程氏易傳曰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户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户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子曰作易者其

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解六三○【程氏易傳曰】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苟無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用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楊氏曰】方解之時德不足以有其位慢藏之象也【乘】如字【藏】才浪反【冶】音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程氏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為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又曰**一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又曰**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為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張氏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為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既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此言將示有斷爾理須先數天又必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以反

又嘗出於九疇之中者六之相也揚胡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
地數无過天數之理異有也大於天乎故衍數三於九九是陽極也
也若以爲五之規爲分。又曰極兩以是爲大三數雖三其實一
也象成而未形也兩兩地亦效也象亦效也七離九坎八參天兩
地出但天地之質也過其數爲五皆乾坤之合爲七坎離之數當六
十精爲日日精爲水火坎斷合而後乾坤物生得天地之最靈爲人故
人亦參爲性兩爲躰推其以序數
之爲數終於地十過此以往其數終反一而已極於土
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耦以備過此周而復於至无差不越
參是陽用其極陰不相陰不用而用六若十若數之終也九之
聖也地无踰二八之理終於其終而已參人兩地五也一地兩一也
三也兩六也坤用乃地兩十也一人三三也一三天三九也
乾用五天三五也此三五乘天地之數總四十有九并三天兩
也自然之數五共五十虛大衍之一故爲四十有九用一象二象天
地之參也揲四象四時也揲象四時數不過十時乃三歲半至十二撰
之餘也直云五歲再閏者蓋閏多之數也揲常餘九則揲者四十而
已四十乃十四時之數也。六七八九十五四三二一比相周相環
之數也。又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
對相合只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有合神也位相得化也。又曰
奇方掛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餘也用扐後掛者每成一文而後
掛也第一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常不及五年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
此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間用歲也。又曰成變化而行鬼神

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又曰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酢神故可與祐神。又曰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知來藏往故可與祐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又曰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万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受命如響故可酬酢曲盡鬼謀故可祐神。又曰顯道神德行此言著龜之德也。呂氏曰閏者歸餘於終自然之數不得不尒奇不置閏故寒暑必差不必大成於三而变於五也易之揲著象取法閏之歸餘非閏取法於揲著也。又曰大叅一地兩叅天兩地而倚數又曰叅伍以变錯綜其數不獨以五亦有叅焉有兩焉天數一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地數五故又兩之爲二下叅天兩地以爲五小衍之爲十兩其五也大衍之爲五十十其五也易之數皆類此。楊氏曰一三五天數也叅之爲九二四地數也兩之爲六盖天地之數備於五其十也以五成之故叅天兩地之數具於五而已大音泰掛卦買反揲時設反奇紀宜反扐郎得反歸音塞長上丈反行下孟反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圈】

【通釋】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无思本也思通用也感動於彼誠動於此无思而无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无不通是以无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程氏曰】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合与上文相連不當在下○【又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主吉凶當考乎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又遺書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後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又易傳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言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遺書曰或問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无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又易所卦問曰以木從火爲然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鼎象而爲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爲也曰固人爲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爲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爲義也。

又遺書曰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蓍龜雖无情然所以爲卦而有吉凶莫非是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没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処藥治病亦只是一箇

理此窮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則瘥若理不契則與藥不應○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无時而不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无少欠不爲存不爲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万象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内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万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老子曰无爲无不爲當有爲而以无爲爲之乃是有爲爲之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爲惟无思也无爲也此戒夫作爲者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又答與叔書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又遺書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illegible]曰化之於已須臾之化則知須臾之頃一日之化則知一日之頃況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又曰知幾其神乎○又曰惟神故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則以知神之爲也○又曰聖人之進豈不自見今在孝者區別是非有化於善若猶能知況聖人乎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又曰變言其著化言其漸○又曰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故易道具爲○又曰尚言則辭无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爲孰能與於此知德之難言知之易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我[illegible]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又以尚象為聖人之道非知之至乎是哉○又曰至未至乎極德謂臣有病形上者謂辭斯得象而變化之理須存乎辭言所以顯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曰以言者尚其辭辭者聖人之所重○又曰人言命字物雖辭之尽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之道四以言者尚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蔽蓋由精義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脩○又曰有不知則有知无不知則无知是以命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无為受命乃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至精孰能与於此此言易之為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尽精微處中庸所謂至矣○又曰既言三五矣三五而上復如何分別○又曰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无有有无故聖人語性与天道之極尽於三五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无之分非窮理之學也○又曰非至精變神不能与故曰神而明之存乎人无知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不知也惟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无知則神矣苟能知此則於神為近无知者亦以其術素備也道前定則不窮○又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体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物形乃有小大精粗神則无精粗神即神而已不必以言依用譬之三十六輻共一轂則為車若无輻与轂則何以見車之用感者性之流也性易君子上辥小人下辥之為別○又曰易言感而後通者蓋語神也非指暴若為神然暴亦固有斷亦是化也○又曰有所感則化感亦不收雜專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又雜專謂之化也○又曰聖人感

天下之志與聖人內系揚粉能識於意○**又曰**易非天下之至精則數不足以待天下之用非深不足以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又不足以成物之象不足以盡益非幾不足以成務非知幾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又曰**氣清則通昏則壅行極則神故聚行則風行則聲聞具達清之驗歟不行而至而之極歟○**呂氏曰**天參地兩參天兩地而倚數**說見大衍**

繫辭○**又曰**寂然感動感通寂用如於應物於寂則不周虛寂而方無機則幾感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應感之際本原常靜以俟任虛而方與不可為未嘗已至鑑在手照與不照則未嘗息○**又中庸解曰**是不知理義之當然無過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何爲乎易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此言何謂也曰此其庶乎屢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未發無私以小智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楊氏易說曰**天運乎上地止乎下則天地睽矣然一動一靜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固睽矣然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焉其志則通也飛潛動植之異宜剛柔遲速之異齊萬物固睽矣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不相悖焉其事則類也惟聖人爲足以通天下之志幾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可以合天下之睽而同矣○**又語錄曰**或問蘇子瞻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無思而無所思乎如何曰思曰睿睿作聖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人而君子於視聽色貌（云云）皆有思焉而謂

有思皆邪可乎數辯曰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无思也惟无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无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与議也註曰有出於國史周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礼義也其所思止於所思无邪而已○又曰唯君子為能先得人之所同然若故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又曰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尔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 與音預 參七音反 錯七各反 綜宗統反 幾音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

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illegible]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上五便有下五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又遺書曰】闢物以務然也古有濟世之才○【又明道行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无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又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illegible]竟是[illegible]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亦人之意乎此深且明於終无人理會易也此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又曰】安行識得易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又曰】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又曰】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蓍卦而言○【又曰】易要玩賾齊戒以神明其德夫○【又曰】聖人以此退藏於密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又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已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涸是潮退

也其涸若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便是變○又曰眞元之氣所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无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入之氣但眞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眞元也○張氏曰此語天一止地十恐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欲併以一說盡慮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難成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擇文字若潛心○又曰開物成務開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无小大不能明則何由能既矣至粗至小之事亦莫非開物成務譬如不深耕易耨則稼穡焉乎而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則開物成務若自必也有濟世之才○又曰唯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感人心○又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貢故能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才備民患明聖人得以洗濯其心而退藏於密矣○又曰吉凶與民同患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又曰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能藏諸用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以明憂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又曰神武不殺神之大者也使知懼不犯神武若也○又曰言天之变避禍福之道由民逆順取舍吉之故作易以先之○又曰民患除憂疑亡用利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化以崇高其德也自此以下又歷言其德之出而異名也○又曰闔戶静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曰觀耳聞受於陰也一動一静是戶

之幾於動靜則偏也一闔一闢消之亦人之有息焉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又曰用其變而裁之以教天下聖人之能事也○又曰用之不窮莫知其鄉故名之曰神○又曰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故○又曰[illegible]神之明以无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而无間也○呂氏曰洗心尽藏欲見一若在吾分中如何竹皆○又曰神武不殺神武之理何入所不可何以上振言鬼以言今曰欲明者止為武之為義者乎殺不殺之武情狀如何○又曰大氣本一所以為陰陽者闔闢而已開闔一機无時止息則陰陽一氣安得而離（一作雜）陽極則陰生陰勝則陽復消長交舒无我順之間此天道所以運行而不息入于地道則為剛柔入于人道則為仁義才雖三而道則一身雖兩而用則一○又曰大氣本一所以為陰陽者闔闢而已氣闢則温燠發生闔則收斂肅殺但一體二用不可以二物分之分之一用物則闔闢之機路則不生生之用息矣○揚氏曰六經不言无心惟釋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楊墨言之人不可无思不假脩成易止言洗心尽性中庸止言尊德性孟子止言存心養性又問子思子言利是何等利曰一般若利用出入之利皆是○侯氏中庸曰子思之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意義无窮非玩味力索莫能得也斷丁乱反蓍音尸知音智易以豉反洗悉殄反與音預殺所戒反夫音扶齊側皆反闔胡臘反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大有上九。

周氏太極圖曰无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无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无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程氏遺書曰**因見賣兎者聖人見何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爾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兎何以无毛有血有指爪為見陰物大抵陰物尾長陽物自是尾愈長如樹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車上以候雨晴若天將雨則先垂向下才晴便直上。**又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因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无圖書八卦亦須作。**又易傳曰**大有之上有極而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

自天祐之也。朱氏曰四象所以示之四德四時之象故下文云亦富莫大於四時示吉凶之理則能尽天人之助而成位乎其中故下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又曰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无施无宜則何業之有。又曰天生蓍龜聖人則之以占兆。又曰天地變化聖人作易以蓍龜效之故曰聖人效之。又曰作易以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作書契效法猶地出圖書。又曰易曰自天祐之此言宜在立心勿恒凶下盡上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楊氏曰明易有太極莫見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无定位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便有四方有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人之身其備乎君子所止必至其極而後已極如屋極之極中而不失其高若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五者之道極於此而已以是而求之非過則不及於所以為極也故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極 大音泰 蓍音尸 探吐南反 索色白反 見賢遍反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程氏遺書曰言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郤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是天理便是易也。**又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

位乎中。无人則无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又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无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无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又曰：乾健坤順，人亦不曾果然體認得乾坤，毁則无以見易。○又曰：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此語截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人道，要在人默識之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道，此乃以器言，非道也。○又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之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又曰：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又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捄。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箇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卻竟无得處。他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无義以方外。也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理，然後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率說禪有所

然得義莫之有得。又邵說曰人名則出神名物萬物而為言者也旨名以生字而名此易曰之論變化則由形化論神因神論人論德行人体通論易道而終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要所隨變形以神明其德矣。張氏曰理勢自然不能与時順通非盡則之道。又曰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則主乎動故天下之動皆神之為也辭不蔵舞則不足以盡神辭謂易之辭也於象固有此意矣又繫之以辭因而駕說使人向之極尽動之義也歌舞為巫風言鼓舞之以尽神者与巫之為人无心若風狂然主於動而已故以好歌舞為巫風猶云如巫也巫主於動以至於鼓舞之極也故曰盡神因說鼓舞之義故取巫為言。又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変故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又曰乾坤既列其間六十四卦交位錯綜以為変易苟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可見則是无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既識造化然後其理同窮彼為不識造化以為幻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則何以語性。又曰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乾坤交通因約裁其化而別之故謂之変推行其変盡利而不遺可謂通矣挙盡利之道而措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禮易之事業也約裁其化而指別之則名躰各殊謂之変。又曰運而无形謂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又曰形而上者是无形體者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也形而下者是有形体者也故形而下者謂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即礼義是也。又曰凡不形以上者皆謂之道惟是有无相接與

形不形處知之爲難須知氣從比首蓋爲氣能一有无无則氣自然生是道也是易也。又曰常人之學日益而莫自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於他人十五至七十化而裁之其進德之盛者歟。又曰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爲之春夏秋冬亦化而裁之之一端爾。又曰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又曰上天之載无声无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冥存文王默成孚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須待人而後能明乎神。又曰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邪。滂氏曰非思非慮非視非聽子然遺照而獨存若神而明之之謂神存而明之非有此心之所能知也此道之所以明天无處无服无從无聲唯乎其能事者默而成之之謂也性成而成之非有爲之所能得也此道之所以行。侯氏曰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又曰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又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則乾坤者果何物也乾坤其天地耶既曰乾坤非天地也天地其乾坤耶既曰天地非乾坤也乾陽物也陽者效天坤陰物

也乎行法地如是則乾坤者形容天地貞非天地也既非天地卦言
乃物資始貞生者何也以形跡言之則天地以清濁言之則曰乾
中乾健也大行不息故謂之乾坤順也厚德載物故謂之坤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所謂設位二成列者也然而行其中亦其中者何也此
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天地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其
道乎曰非也兩儀合而為太極乾坤合而為陰陽易合而為道如一
二合而為三三見則不復為一一矣然則大極也易也道也其三物
乎曰一也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兩儀太極之陰
陽也乾坤易之陰陽也陰陽道之陰陽也既謂之陰陽安得不謂之
器乎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天地陰陽乾坤形而下故也如是天地雖
大民安得无域乎大地形形象於上下若也故曰在天成家象有差
或在地成形形有小大既有差忒又有小大民所以藏也太極也易
也道也天地乾坤陰陽動乎其中天由之而始万物地由之而生万
物聖人由之而成變化陰陽由之而有盈虛故曰乾坤毀則无以易
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不可見則太極亦不可見太極
不可見則道亦不可見道不可見則天地乾坤陰陽不幾於息乎【圖】
紆粉反【上】時掌反【錯】七故反【裁】音才【行】下孟反

晦菴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東萊呂祖謙編

下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

義【周氏通書】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程氏遺書】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易傳序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易傳否曰】有大人之德而遇至尊之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而負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也而謂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万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又曰】富者衆人之所歸推財爲能聚人○【張氏曰】變其勢也動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變能通之則尺利能貞夫一則吉凶可勝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人能從之則不陷其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又曰】著天地日月以剛柔立其本也其交雖大蓋不能遷夫正者也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貞正也本也不眩不惑不倚之謂也天地之道至大至廣

則乃能照臨用日月之明則日月之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地之道不外感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外感者始能明之天下之動不外感者始能見夫一也所以不外感若何正以是本也本立則不為淵見所搏其聞其見貞透徹所從來乃不以聖賢此語謂人以為淵天地日月一天下之動也○又曰正明不為日月所以取正觀不為天地所遷正觀正明是已以正而明日月觀天而也多為日月之明與天地變化所聖感故必已以正道觀之能如見不越乎窮理豈惟耳目所聞見以從一聰見其人深不於肅顯則可以不惑也心存默識實信有此苟不自信物終為物役事千萬變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因爻象之所動則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又溯陳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又失位則无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楊氏曰聞邵堯夫云須信畫前元有易便知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則用孔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耨取諸益日中為市取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取諸渙服牛乘馬取諸隨益噬嗑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具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呂氏大學解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故天下通一氣萬物通一理出於天道之自然人謀不與焉○又曰道

與人同者非以利以爲利以義爲利也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所以得國者以得衆也以得衆者以有德也有德者利與人所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故以財聚人非仁何以得之【重】直龍反【畫】音脈【[illegible]】七樹反【觀】官喚反【確】苦角反【易】以豉反【[illegible]】大同反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張氏曰】此皆聖人取之於糟粕也地之宜如爲黑爲剛鹵爲大塗神明之德通於万殊万物之情類於形器。【楊氏曰】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illegible]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爲語其類爾如說卦於乾雖言天又言爲金爲玉以至爲駁馬爲良馬爲木果之類豈只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万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爲之前發其端使後學者觸類而求之爾昔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推明之則此於觀天文地理則爲其物於鳥獸草木則爲其物於身於物則爲其

物各以例舉不尽言也学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何所用之○【徐氏中齋曰】係辭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自離以下十二卦千有餘年更六七聖人至大而少備若不待時一聖人之事爾何其久且遠也作

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張氏曰】柔附於物飲血茹毛之教古所先【佃】音田【一作无】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illegible]】【圖】天施地生而損上益下故播種以之○又曰聚而通貨交相有无以之【斲】陟角反【耜】音似【耒】力對反【耨】奴豆反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illegible]】

象○【程氏易傳曰】既濟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通則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

才非不善也時當道窮理必當變也聖人至此柰何曰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其終而无亂○又[illegible]曰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順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以待堯舜而後垂衣裳蓋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自无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又曰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舜為弗可及矣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舜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故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illegible]氏曰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通其變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民不知其所以然運之无形以通其變不頓革之欲民宜之也大抵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又曰若逸民勞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別故制以禮樂簡易朴略至堯舜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是伏羲神農此仲尼道書也猶據簡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間故嘗有禮文一時磨滅爾又安知上古无不如三代之文章乎然而如周禮則不過矣可謂周尺公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矣○呂氏中庸解曰一闔一闢天機自然无作无

息以生乃變焉神而化之者也○袺古又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程氏曰書曰服牛乘馬皆出其拙而爲之胡不服馬而乘牛乎○張氏曰舟車之作舟易車難舟先於車○又曰不勞而得其欲故動而悅○取諸隨○又曰有備則无患故豫○又曰備物致用過以爲養○小過○又曰養道雖至禁綱尚疎但儆其爭亂而已睽○范氏曰係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聖人聖人作事无非欲利天下耒耨臼杵舟楫弧矢服牛乘馬皆所以利天下聖人惟言利物之利不言利己之利所謂利已之利者不過富國強兵豐財用實府庫而已必有害於人益於已必有損於人刳口弧反剡以冉反重直龍反柝他洛反暴白報反楫其月反睽苦圭反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張氏曰】剛以乘上彖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之象棟屋脊檁也宇椽也若指第一檁爲棟則其間已有宇不得爲上棟也若指栿爲棟又益遠矣宇兩垂而下故言下宇○【又曰】礼教備養道足而後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又曰易說制作之意蓋取諸某卦止是取其義与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爲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爾【衣】於旣反【數】色具反【槨】音郭【契】苦計反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張氏曰】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雖小大不齊而剛柔得位爲一卦之主則均矣【奇】紀宜反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張氏曰】一則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又曰】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之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下皆君子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國】九四○【程氏遺書曰】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无易也○【又曰】窮神知化化之妙若神也○【又曰】窮理至天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安節曰孝弟之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世之言者以性命爲高遠孝弟爲淺近而不知其一統道无本末精粗之別灑掃應對形而上者存焉世豈无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人見禮壞樂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大盜賊人之

至不道若必有統屬必有要順然後能羣處而謂禮樂一日亡乎知
禮樂之无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也何有○易傳曰夫
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
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万殊事有万
変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
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
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
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
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
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
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感復有應所以
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
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
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盖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
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之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矣動息
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潜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潜心
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与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
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処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爲合理則事
正而身安聖人能事尽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云窮極至神
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張氏易説曰不能利
用便不思不勉孰多以御故憧二心勞矣正惟存神尔將陝怍知交

者故存乎門門尊原自相感之義○又曰君子行義以辭其消消形一一
於義彼不思而得不慮而中如介于石能見幾而作○又曰天下
何思何慮明所作之變始終之矣○又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无
事斯可矣○又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此一意行其
所无將務崇德作妄意有意即非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固必我已
綿之天下无窮動靜情偽一歸信而已有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後
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果行其所无事
是以聚其要也內感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雖百
學歸乎理而已矣此章從憧憧往來推其行以至於德之盛也本
以意識之凡四有煩有初思其則其感其心也不言心而言心之事
不能服以受人乃偏一而致其思感偏失矣偏一往來心之往來也
不能默以接物而有所繫必非行其所无事也精義入神豫而已序
若求聖人之事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豫次來日所行必要作事如
此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安排則至是時有時有備言前
定於前定事前定皆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行之若
也惟豫而已撰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何患乎物至事來精義
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无不備備則用利用利則身安凡人應物无
亂則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蓋以養德也若夫窮神知化則是
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則猶可勉而至大而化則必在熟化即
窮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故可致用窮神
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偉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
侯深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不

則皆可謂通乎晝夜之道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偽相
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求一作素
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
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豫之至也○義以反
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
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体義入神則无方○又精義入神要得尽
思慮臨事无疑○又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
見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睡雖不与物接然睡猶是成
熟者○又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豫即
神也○又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在思勉力
行可以推而至之未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盛德自致非思勉可得
猶大而化之則人爲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
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別爲一節又義有
精粗窮理則至於精義若尽性則即是入神蓋惟一故神○又通天
下爲一物而已惟是要精義入神○又所存能靜而不能動者此則
存得斈則利用利用則安身安身所以崇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
存者後神○又德盛者神化可以窮尽故君子崇之○又化事之變
也○又大可爲也大而化之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而
德盛仁熟之至非知力能強也○又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
不測故緩辭不足以尽神緩則化矣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体化
急則反神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又見幾則義明動而不起
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与天爲一豈有我所能

勉哉乃德盛[illegible]致大抵只是前所[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次心宜須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見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又惜遲感動甚速然其所以來亦輔弼能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歟○又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又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智義利用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智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化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无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鬱蒸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捨惡趨善以為化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薰習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物无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无相感則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一信相感而利生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又知幾者為能以屈為信君子无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信矣又何爭○又无不容然後能盡屈伸之道至虛則无所不信矣○又君子无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信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又將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進德不少懈於趨時也○又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入神因性其仁而行○又

不知來物未足以利用○又聖人之道豈不自見今在學者區別是

非有化於善者猶能知之況聖人乎易言窮理知化知變化安得不

知○**揚氏文集曰**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塗雖多其歸則

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其孰與謀矣○**又曰**夫

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

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則所以爲義知其分殊則所以爲義

權其分之輕重无錙銖之差則精矣○**又廷問答曰**或問劉貴之事

如何曰在易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然則宜柰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信

也疎逖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哉○**又語錄曰**易與咸卦初六

言咸其拇六二咸其腓九三咸其股九五咸其脢上六咸其輔頰舌

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

感物則其應必狹矣惟无心以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其係辭曰

正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類也所謂

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夫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

所而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

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惟天下之至神則无思也

无思所以射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

以謂无所事乎思云爾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

可以有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又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

光輝之大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知力

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呂氏曰**

窮神知化與知天命之知非可知而已與聞斯道也其分化與天命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陰陽[illegible]

[illegible]合

[illegible]○【又中庸解曰】所謂

[illegible]為人

[illegible]之謂也○【尹氏曰】横渠論窮神知

化不知化後如何○【五峯胡氏曰】君子居敬所以精義也[illegible]表也【惲】[illegible]反

【屈】紆勿反【信】音申【蠖】烏郭反

[illegible]反[illegible]角反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困六三○程子易傳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正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見乎○【張氏曰】此明不利其用者也[illegible]之主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上六○程氏易傳隼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与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道器也事之當解与已解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与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張氏曰此明精義以致用者也射食亦反隼恤允反墉音容括古活反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噬嗑初九○程氏易傳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係辭云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張氏曰猶於事少者也懲直升反屨俱遇反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噬嗑上九〇程氏易傳曰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閒大惡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校胡孝反去羌呂反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否九五〇程氏易傳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係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係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〇張氏曰明君子之見幾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鼎九四○【程氏易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而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事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係辭曰德傳正任也蔽於所私德傳智小也○【呂氏曰】不知利用安身者也【鮮】仙善反【折】之設反【覆】芳六反【餗】音速【渥】於角反【勝】音升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豫六二○【□□曰】見前知變化之道者編○【呂氏曰】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又理素定然後能見幾而作不明乎理何幾之能見○【易□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惟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

[illegible]知幾之道[illegible]知幾其神 正 乃夫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以介[illegible]之[illegible]
幾則[illegible]於幾微故不[illegible]於過也所謂幾[illegible]動[illegible]
[illegible]幾[illegible]見[illegible]幾者[illegible]獨言[illegible]見之[illegible]而明見幾[illegible]
動[illegible]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不其[illegible]既堅則不肯[illegible]
[illegible]微則[illegible]也[illegible]則別也其辨別可見矣微者彰柔者剛相對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穀矣夫居柔則有剛矣有幾如其微所由也以[illegible]之門[illegible]
天之[illegible] 張氏曰 人道之用尽於接人而已說[illegible]理勢[illegible]故
是子爾治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貞大焉○ 又曰 [illegible]稱為能以[illegible]為
宋○ 又曰 乃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治 又曰 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
[illegible]未形有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陛
命則所見[illegible]吉也○ 又曰 君子明分其幾則隨有所处不可過也豈
陰[illegible]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特言吉若下
依則已次則所求向乎吉○ 又曰 不終日貞吉言速正則吉也六二
以[illegible]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体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
終[illegible]○夫幾而正矣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六二常不動故能得
動[illegible]○ 又曰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有見其幾則即時处置不
欲過命後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若作事則直須求向
皆此○ 又曰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為衆
人之末○ 又曰 知崇礼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既效天卑以效地易
臣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只是事之終始也○ 又曰 字必知

□近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入德由微則象能知其□由末以至於本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道也○又曰不見易則□哉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知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言有无有无語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以何為術□何謂之无先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為觀其幾者言之幾也□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此言吉亦上交不能下交不債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以人道也且如孝弟為□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觀觀而尊賢亦可以為焉幾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至又如言不安其身不悅於親亦是幾處居要以德以須知幾欲學易先臨玩辭盡所以說易象也不先大公係辭則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大義雖不知係辭而求易正猶不知孔孟若春秋也○[□]居豁反[□]丑教切[隤]徒谷反[見]賢遍反[□]扶又反[密]双紐反[斷]都玩反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復初九○

[程氏易傳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之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音支祇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

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張氏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盛德之士然後知化如顏子庶乎知化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已得善者辨善与不善也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跡便爲不善而知之此幾也於聖人則无之矣。又曰知德爲至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善於微也益欲善莫捨則善雖微必知之不誠於善若惡能爲有爲无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焉足与幾乎顏子之不違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孔子稱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已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復行也又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非獨自見其過乃見人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言幾至於知幾 復扶又反 祇音支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損六三。程氏遺書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一亦无三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又曰絪縕天地之感。又易傳曰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爾上与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与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与上應皆兩相与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也三雖与

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

蓋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

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止一也絪縕交密之

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万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

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万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

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

莫過此也。【張氏曰】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

戒而人道備矣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

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而

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雪霜万

品之流形山川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又曰】心所以万殊者感

外物為不一也天地无外其為感者絪縕而已焉物物所以相感者

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万物之妙者歟。【又曰】虛則受盈則虧陰陽

之義也故陰得陽則為益以其虛也陽得陰則為損以其盈也艮三

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故三

之與上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義者此也。【又曰】陰虛而陽實故陽

施而陰受受則益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艮三索而得男兌三索而

得女乾坤交索而男女成焉故三之與上所以有絪縕構精之義夫

天地之絪縕男女之構精其致一也至矣是理也可以意會而言之所

不能喻也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

女成焉是得其友也乾坤合而損益之義著非致一其孰能與於此

○【胡氏曰】先生一日手橫渠書中論无无即氣今正蒙第十七章中

謂无氣者非也在釋氏一章前引朱子曰謂之无无便不是只是氣感而有如天地絪縕混一二氣交感万彙生焉宜是陰陽氣兩只説无氣即得謂有无即非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益上九。程氏易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与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与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与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己之辭也苟不偏己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爲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汀勿恒凶君子言動与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張氏曰此又緫以昧於致用之戒易以豉反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

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程氏曰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遷變取舍无常尤爲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爲易則可也○張氏易說曰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確然隤然所謂有辨乾於天爲陽於地爲剛於人爲仁坤於天則陰於地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爲易之門户既定剛柔之躰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於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又曰其文辭錯綜而條理不雜雜而不越○又曰世衰則天理交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又曰顯然者微之使求其像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故曰其事肆而隱○又卦有稱名云去小而与諸卦比者皆各若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義大也○又曰天下之理既以思盡因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只人則當如何時如何事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爲告戒所以因貳以濟民行也此

鈔上面有文在知變化之道繇云有一不知則不知止中庸所謂至矣

本與此相連○楊氏曰易曰乾坤易之門所謂門者莫是學易者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爲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爲此言者只爲是不曉易夫易之乾坤豈有二物孰爲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爾乾坤卽易易卽乾坤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蓋无乾坤則不見易不見易則卽无乾坤謂爲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闢變由是生其變无常非易而何又曰概精者以爲天地準之謂乾道獨若下爲地神隨之謂坤以此辨易變也未讀見易大抵看易先須識他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蒙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其舊雖作明道勞餘云通闔闢於一息乎若其說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尸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又曰乾坤卽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旣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言其健順亦識破根本須是知休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亦見天尊地卑編○中丁仲反衍下孟反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張氏曰諳識情僞吉凶之變故能尽性命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

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張氏曰繫辭獨說九卦之德切於人事○又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特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常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无如舜困於外无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亭於困則其嘗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必知而云獨智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又曰量宜接物故曰制也○安定胡氏曰柄者人之所操持夫人雖有爵祿之分崇高之位若无謙順之德持其驕盈必至傾失是故君子之人若能居爵祿之位必持謙順之德則雖危而不失雖高而不危如此是謙德之柄也○又曰言君子之人若能復其性明其心至於思慮之間有不善之事必先改之如此是復其性為德之根本也○又曰言為德之人時常能執守終始不變如此是德之固故常卦為德之堅固也○楊氏曰易曰損德之修也而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則德之脩也所當損者惟忿慾而已○又庭聞稾錄曰能懲忿窒慾者不伎能窒慾者不求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在易之損則德之修也此固孳孳者之事然深造之道又裕於此矣子路終身誦之孔子曰何足以臧蓋所以進子路之志也○尹氏曰聖人之象損卦只說箇懲忿窒慾且不說无慾蓋能懲窒便是損也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為則是成功處繫辭曰損德之脩也尤更分明祁寬曰只是克已也須知先克箇甚如有欲即窒之此是克慾惟忿亦然人病未有自知若先生曰推此以往无所不克然聖人說仁若先難而後獲今人便說作利非是且如懲忿窒慾了後獲箇甚只是无也聖人此語正謂今

先後故言之如今人凡事執持得定如今已千難万難然不知執守到老後又用做甚使須是到自然不執持處乃成功也若然欲只管懲窒將去幾時是了期懲窒時只爲克己克到底處更有甚可克老了所謂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程氏遺書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因有此理而就此充長之設是撰造撰造則爲偽也○又易傳曰謙爲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又曰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時雖困也処而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張氏曰和又以礼節之註意極佳履和而至○又曰益物以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以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斈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設謂虛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訟○又曰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益必實爲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虛設也○又曰巽順以達志故事至而意隱○又曰稱物平施隨所求小大与之此辯義也○又曰巽則不失其宜也○揚氏曰礼以敬爲本進爲文進而不已則難故以用和爲貴易曰履和而至

則不可以有加矣【厭】於豔反【易】以豉反【長】丁丈反【稱】尺證反【行】下孟反【遠】于万反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

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

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

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張氏曰】心不有之是遠也不槩其書亦是遠也蓋其爲道屢遷。【又曰】神武不殺神之大者也使知懼不犯神武者也【又曰】其出入以度止如臨父母聖人与人揆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同遊易之義也。【楊氏易傳曰】坎陰之陷陽小人害君子之象也宜无施而可然易变也隨時变易以從道則陰亦有時而用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以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係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斯之謂坎【上】時掌反 易之爲書也原始

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

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

與非則非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智

若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張氏曰於一卦之義原始反終究兩端以求中六爻各指其所之非卦之質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又曰初上終始二四非貴要之用非以分之十小爻以明存亡吉凶如困卦貞大人吉无咎言以剛中也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又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才有小大及係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易以豉反）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程氏易傳曰謙六四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也。張氏曰柔之用近也。又曰將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從義必精也君子將以立爻以多懼之地乾乾進德不必解於幾時也）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程氏易傳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三分而又兩之足

以包括衆理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旨曰夫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而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張氏曰爻者交錯之義。徐氏曰物相雜故曰文一不獨立二則文矣會交所以文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張氏曰剛柔錯雜危悉混備文王與紂當之矣。又曰不齊戒其心則雜而著也百物不廢細无不察也。又曰顧道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楊氏易傳曰明夫質子以一爻言之也文王以揔一卦言之也徐氏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其明夷之謂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

見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
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
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
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
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
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程氏遺書曰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且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
才天地本一物也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又曰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
交近相取而悔吝生○張氏曰擬議云爲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也○又曰易簡然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又
曰簡易然後知險阻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繫辭言能研諸慮止乾坤之二字說若說諸侯有爲之主若卽是隨文介
○又曰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同日而語不可以加至○又曰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 止 不害爲象在其中 見天尊地卑句 ○
又曰易於人事終始悉備於善事有易有難險之理萌兆之事而易因其名見之器疑慮而上下則易見一不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

聖人而已能畏信於易者鮮能言之愚能不人鬼幽明之助又曰天能謂性人謀謂能大人不然以後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曰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滾論之先分別只是兩乎云亦自然人謀之所經畫成莫非天理○又曰八卦有時故象在其中繫辭焉六十四爻爻象所發各有所載曰情言○又曰剛柔通則不利求於其情則陰陽吉凶矣○又曰此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自變通之宜也如利建侯利涉大川利艱貞情誠而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又曰易言情偽相感而利吉[illegible]以人事言故有情偽利害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是則是理[illegible]又曰屈往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吉[illegible]說[illegible]惡烏路反易以豉反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氏遺書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亦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

知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是有當下便理會了學者須是
窮理爲先如此則方覺有合豈言知命與至於命煞有遠近豈可以知
便謂之至也【第十】○【又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二事一時並了元无
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第二十】○
【又曰】理則須窮性則須盡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
譬命是源窮理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
改來【一上】○【又曰】學則无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小道必有可觀者
爲然其流必無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堯舜
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本分
事就上過說則是他私意說箇要之則有箇理【二上】○【又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一物也【十一】○【又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十一】○【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是一事才窮理便是盡性才盡
性便至於命【十八】○【又曰】窮理盡性矣曰至於命則全无著力處如成
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又曰】問人盡性至於命以本於孝悌不識孝
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段事說了性命孝
悌只是一統底事盡孝悌中便可盡性至命至於洒掃應對與盡性
至命亦是一統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
作一般高遠說故孝悌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无孝悌之
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十八】○【又曰】理也性也命也
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
用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又曰】盡言窮理以至於命以
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又曰】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義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為理義言
理義不如且言以見易所以見之心俄頃不可忘理与義此理云者
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
泥其義不爾則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如充實之美与詩之言美
輕重不同。又曰尽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
安節曰孝弟之行可以能尽性至命也由之言通以性命為高遠孝
弟為淺近而不知其一統道本无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上
者存焉世豈无孝弟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張
氏曰方其將有謀也將有問焉命於蓍此所謂生蓍豈非謂在野而
生蓍以事存未來之前吉凶在方冊之上蓍在乎中卒歸三處一時
合見非幽贊於神明而得小也起其用也。又曰地所以兩分剛柔
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四象之性也。又曰一物
兩体者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
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体者虛實也動靜也
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有兩則有一太極也若一則有兩有兩
亦一在无兩亦一在然无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參
也。又曰性尽其道則命至其源也。又曰致与至為道殊遠尽性
然後至於命不可謂一。又曰不窮理尽性即是戕賊不可至於命
然至於命者止能保全天之所稟賦本分者不可以有加也。又曰
既言窮尽然後至於命者則不可容有不知。又曰天道即性也故
思知人者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能知人矣知天知人与窮理尽性
以至於命同意。又曰釋氏元无用故不取理彼以有為无吾儒以

參爲性故先窮理而後盡性。又曰凡人剛柔緩急趣識无有同者
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及盡則則此志之。又曰窮理亦當有漸
見物多窮理多從此就約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天下之理无窮立天
理乃各有區以窮理盡因言性已見近人言也既窮物理又盡人性
然後能至於命命則又就己而言之也。易氏曰伊川序云隨時變
易[illegible]此詳細則之係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
命之理不可謂易上則命爲一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
[illegible]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於理德无害。又語錄曰剛乾
[illegible]周非自然之理而[illegible]成一劃何圖
數可見而也[illegible]識論以行分明係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
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又文集云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既
而謂順道德矣又曰順於理則道與義固非一事也。又庭聞錄
云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釋氏之徒未能窮理盡性而欲至於命
出所謂就寓而失其指歸。又曰世之人務欲窮天地之理而自己
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有鮮或知者豈不蹶哉君子但求
諸身而已自一身推之以觀天地萬物則其窮盡乎何有。又曰六
經不言无心（正）孟子止言存心養性見天一地二章。又曰佛氏和
順於道德之意則有之矣理於義則未也。呂氏曰天參地兩參天
兩地而倚數（正）易之取數皆比類見大衍之編。又曰理性与命所
言三者之狀猶各言之未見散然一体之實欲近取譬庶可共言所
見。又曰窮理盡性盡至命理窮无有不盡性者所謂未善但未
化所云入性之始非盡性而何正猶驟居富貴之人富貴已歸尚未

安亦不已之說恐未只至命之義更須求之。尹氏曰致知格物只是窮理窮得理便只得性至于命无許多節次也趙致道曰胡康侯謂李若曰致知格物只是一理周易如要留屯君子以經綸是也如向先生曰是也非特屯也卦卦皆然覺頗其未安次日再拿問先生曰若謂致知格物窮理只性經書字字句句皆是非特易也覺曰如衡湯熯斷釋氏見推堅那上豈窮理不得先生曰因是康侯之言貝庭別都歸之。又曰窮理只性以至於命即道之極至也。胡氏知言曰所有窮通性无加損只其性則至天命乎。音釋殊胎反參七南反符叶求約反盡叶然以反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程氏遺書曰有道者言一作亦自分明只作柔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柔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義則和此字由字也不消得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一箇道理。又曰立人之道曰仁義撥今曰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猶只有秉彝存修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之耶二上。又仲尼言仁未嘗兼義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

道矣川之所論於義理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无別非知仁義之說也
西○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止曰仁與義兼三才一之上也而兩之
不兩則不用○又曰立天之道曰止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陰陽亦形而右下者也而曰道曰道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
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張氏曰陰陽剛柔仁義所謂性命之理○
又曰一物而合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
義德也而謂之人○又曰一物而兩體若其大極之謂與陰陽天道
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
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
義其性○丙氏曰大氣本一用揲雖兩而用則一見天一地二之說○
又曰奇為陽耦為陰初見何義爻必以三見何射蓋奇見所合耦見
所分二者之中必有物焉此爻所以三也三才之道於是乎生○玉
齋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
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是故易逆數也

程氏曰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
位西南坤位東南乾坤任六子處於无為之位此
大故无義理雷風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
人生六子各任以事父母自閑雷風之類於天地間如身之有手足
用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為乎○張氏曰
數往順知來逆易逆數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

也。【呂氏曰】逆數者原其始順數者要其終要其終者本於數往要已過之逆知其終也盛衰生息皆有常數而已原始者可以知來知未來之事其始也皆出於造化生化之所以然而已造化之所以然乃易之本也故曰易逆數也。【尹氏語錄曰】浙省借先生蜀本王弼註周易點其中有隔書紙上先生題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我之言覺困請曰富貴先生比說機會豈非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儉德避難先生曰非也吾看易逆數也故有是說若既是時人誰不會做此政在未到泰之上六便知泰將極也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欲傾也此謂機會此吾因易逆數而言。【又曰】易逆數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彰往察來易之為書要知則未萌事若已往事何用知之數亦不必逆著蓍蓋數者理也理有必然如收在大夫五世希不失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故也【附】陵亦反【[illegible]】色具反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

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
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
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
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
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程氏易傳曰**王通以明內齊外為家人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者言萬物潔齊乎巽乃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乃陰陽相薄非有戰義也○又遺書曰冬至一陽生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理最妙須研窮此理**二上**○**又曰**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終始萬物○**易傳曰**以主宰謂之帝猶書曰帝者主宰事而名○**又曰**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揚氏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盛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又曰**不終止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烜**況晚反**說**音悅**繫**胡詣反
神也者妙萬物而

為言者也程氏遺書曰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illegible]曰全備天理則其躰孰大於此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无窮故謂之聖人聖人心術之運因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楊氏曰鬼神躰物而不遺[illegible]妙萬物而无不在也。呂氏曰指所以妙萬物者猶謂之神神固難言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張氏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全備曰聖化之功發乎動用達乎[illegible]非形器明衰諸六合載豫乎說潤勝之健不匱乎勞始終乎止。安定胡氏曰言鼓舞萬物莫疾乎震震者雷之象故不言震而言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巽之象乾燥萬物莫熯乎火兌說萬物莫說乎澤潤萬物莫潤乎水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水火之性雖不相入然而相逮有相資之理雷風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澤異形而能通氣夫如是然後成變化之道生成之理也然而艮不言山而言艮者以其動撓潤燥之功以雷風水火之因終始萬物之義歸於山義微不言山也然雷風相薄而不言相逆者蓋雷風若相悖則无生物之理故不言之也撓乃飽反熯呼旦反逮音代悖必內反

乾健也

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程氏易傳曰乾健也健而不息謂之乾○又曰坎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坎陷也卦之所言取坎險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也故爲水陷水之体也○又曰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体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爲麗明之義○又曰離麗也万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所麗矣○又曰震之爲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又曰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入○又曰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又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張氏曰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体○又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又曰一陽生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其勢上止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張氏曰飛伏躁動不能致遠雞之象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程氏遺書】曰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也雲雷豈无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万物下經是男女生万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也牧又謂乾坤与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与六子生理同則有此理謂坎離乾坤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索】色白反【長】丁丈反【少】詩照反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程氏易傳】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体乾者天之情性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大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体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万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張氏】曰乾爲天大赤其正色爲寒健极而炎其也【瘠】在吹一[illegible]亦反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

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張氏曰】【蒙曰】坤爲文衆色也爲柄以載庶也【釜】房甫反【嗇】音色

震爲雷爲龍爲玄黄爲敷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張氏曰】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敷皆蕃鮮也【葦】韋鬼反【旉】于樹反【馵】音孚【筤】盧當反【萑】音丸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張氏曰】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也爲繩直順且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因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臭】昌又反【究】九又切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

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張氏曰】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亦其色也【釋】如九反【脊】精亦反【亟】紀力反【曳】以制反【眚】生領反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張氏曰】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燥也【乾】古丹反【蟹】戶買反【蠃】力禾反【蚌】步項反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張氏曰】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實也【蓏】力火反【黔】其廉反【喙】況廢反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毁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張氏曰】爲附決內實而外附必決也爲毁折物成則止柔則必折也【一无柔則二字】

序卦上經

【程氏遺書曰】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註】○【張氏曰】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又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今既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說大所豈以

一斧可知哉○曰序卦无足疑○又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

唯萬物故受之以屯程氏易傳曰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張氏曰聚而不得小故盈雜雷亦然屯者盈也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張氏曰蒙冒未肆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

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程氏易傳曰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張氏曰雲上於天物皆有待之象釋直吏反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程氏易傳曰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需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程氏易傳曰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程氏易傳曰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比毗志反比者比也比必有所

畜故受之以小畜程氏易傳曰物相親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畜敕六反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程氏易傳曰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礼履所以繼畜也○張氏曰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及有道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程氏易傳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程氏易傳曰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程氏易傳曰夫天地不交然後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否備鄙反上同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程氏易傳曰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程氏易傳曰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程氏易傳曰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程氏易傳曰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以喜

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程氏易傳曰〕承二卦之義以為次夫以喜隨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程氏易傳曰〕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

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程氏易傳曰〕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平聲〕觀於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以觀〕[illegible]

可觀而後有合故受之以噬嗑〔程氏易傳曰〕嗑合也物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嗑者合也[illegible]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程氏易傳曰〕賁者[illegible]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程氏易傳曰〕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飾則剝也〔亨〕普庚反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

以復程氏易傳曰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剝所以次復也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程氏易傳曰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程氏易傳曰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程氏易傳曰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程氏易傳曰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程氏易傳曰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於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得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

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程氏易傳曰離者麗也陷於坎險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張氏曰一陷於坎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序卦下經○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程氏易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張氏曰：性天地然後禮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趙氏曰：乾坤万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錯七各反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程氏易傳曰：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程氏易傳曰：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程氏易傳曰：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程氏易傳曰：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程氏易傳曰：夷者傷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

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程氏易傳曰夷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張氏曰傷於外者必反於家乃自然之理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程氏易傳曰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程氏易傳曰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難乃旦反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程氏易傳曰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程氏易傳曰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程氏易傳曰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程氏易傳曰夬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程氏易傳曰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程氏易傳曰萃者聚也物相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程氏易傳曰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程氏易傳曰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程氏易傳曰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程氏易傳曰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程氏易傳曰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程氏易傳曰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程氏易傳曰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程氏易傳曰

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以次艮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程氏易傳曰：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程氏易傳曰：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程氏易傳曰：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程氏易傳曰：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程氏易傳曰：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程氏易傳曰：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程氏易傳曰：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程氏易傳曰：節者為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

小過程氏易傳曰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程氏易傳曰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程氏易傳曰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雜卦

乾剛坤柔楊氏曰乾剛坤柔以其動靜有常也至於變動不居則剛柔不足以斷乾坤矣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程氏易傳曰以言道也夫相親比自爲言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張氏曰險在外故不失其居與後雜義反故繫必有所失樂音洛見賢遍反蒙雜而著程氏曰著古者字雜著及物所以爲蒙蒙昏蒙也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程氏易傳曰艮止若安止之義止其所也。又曰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又曰萃之爲義聚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

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楊氏曰】兌說在外巽入在隱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程氏易傳曰】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又曰】復若陽反來復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張氏曰】澤无水與勢適然故曰相遇【音】分又反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程氏易傳曰】恒者恒久之義又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程氏易傳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又曰】縱緩則必有所失○【又曰】蹇之為難如乾之為健蹇有險阻之義【難】乃旦反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程氏易傳曰】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又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不屈則為亨○【又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亨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程氏易傳曰】火在天上照見万物之衆多故為大有大有衆庶之義○【又曰】革者變其故也○【張氏曰】小過過而未甚也【去】起呂反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

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程氏易傳曰在一体則中實在全体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困而親寡則爲旅不必在外也○又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張氏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處爲上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程氏易傳曰以陽在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張氏曰過至於顛故曰大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程氏易傳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爲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始與陽相遇○又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以化育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張氏曰妹歸而長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程氏易傳曰卦之諸爻以不得位故爲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言三陽皆失位也○又曰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故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晦菴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眞學者病之祖謙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參合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无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女能堯夫鄮山樓鍔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官乾道五年十月既望東萊呂祖謙謹書

右元至正己丑積德書堂刊本中缺宋諱當爲重翻宋本唯首載朱子九圖又精義題晦菴先生校正恐皆是坊賈所爲其東萊一跋此本亦遺之據董鼎周易會通補入按東都事略書録解題並云易傳六卷而文獻通攷及宋志均作十卷（宋志傳九卷繫辭解一卷）二程遺書則併爲四卷惟錢遵王敏求記載有六卷本其參差之故或謂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而其實非也余謂遺書之四卷爲明人所併端臨之十卷蓋據當時坊刻程朱傳義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別有所據傳鈔本也日本昌平學藏有程朱傳義十卷元延祐甲寅孟冬翠巖精舍刊本（余亦得殘本二冊）亦缺宋諱則其根源於宋本無疑蓋自

宋董楷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坊賈遂以朱子所定之古文從程傳而以程傳之卷第從本義又刪其所載異同唯明廣東崇德堂刊本載異同而音義亦刪除而二書皆失本真後來各析為書而二書又互相攘奪近世本義有重刊吳革本始復朱子之舊而程傳原本終不可見此本仍為六卷又異同兩存其為東萊定本無疑至繫辭精義書錄解題稱館閣書目以為託祖謙之名今按所載諸家之說翦截失當謂為偽託似不誣然此書流傳尤少其中所載龜山易說久已失傳存之亦未必不無攷證焉光緒癸未嘉平月宜都楊守敬記

直齋書録解題

伊川易解六卷

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正叔撰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傳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蓋唐李鼎祚集解亦然伊川平生著述惟易傳為深而亦不解大傳

繫辭精義二卷

呂祖謙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故也館閣書目以為託祖謙之名

讀書敏求記

程伊川易傳六卷

有宋談易諸家尚占者宗康節以義理為虛文尚辭者宗伊川以象數為末伎羲畫周經判然兩途矣晦庵曰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蓋得程子之深者也經籍志載十卷吾家所藏宋刻本止六卷今孜程朱傳義後二卷小序曰程先生無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全解東萊精義載先生解并及遺書令并編入續六十四卦之後題之曰後傳庶程朱二先生皆有全易云則是予所藏六卷為程氏原書而後傳乃據精義遺書攙入者端臨通孜亦未為核也尋討伊川本旨為之掩卷憮然